

芳草文库

刘益善文集

③ 小说卷

刘益善 著



我是那十几万民工中的一员，

我是个初中毕业回乡的十几岁的

小民工，

那段日子的记忆永久地刻在

我的心壁上，

难以忘怀。

十多年前，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，

记述我当时的生活经历，

现在抄正出来，

以献给四十年前战斗在向阳湖畔的

我那十几万民工兄弟姐妹。

——《向阳湖》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刘益善 著

刘益善文集
③

小说卷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益善文集.3,小说卷/刘益善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6.3
芳草文库

ISBN 978-7-307-17499-3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②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7921 号

责任编辑:聂勇军 张 璇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1000 1/16 印张:32.5 字数:599千字 插页:3

版次: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7499-3 定价:142.00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“芳草文库”序

刘醒龙

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，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，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，后来平淡了些。二〇一五年初，恰逢一场小聚，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，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。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。

世事流逝到今天，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，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。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，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，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，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。宁肯臭名远播，哪管丑态百出。忘却不该忘却的，强化不该强化的，是世情中一大不敬。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，好不容易才成，一来二往之间，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。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，若非上苍失察，弃之英年，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？同理，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，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？天地同根，不是没有高下之分，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，地有地的厚重。

常住武汉三镇之人，最能体会大江东去、流水落花深意。也是体恤的缘故，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，以为勉励，兼作念想。朋友提议，饱含诗情，深藏灵性。没有太多商量，三言两语之间，就达成共识，以《芳草》杂志名义，逐年排选，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。只是由于执业所限，本套书只能以“芳草文库”相称，名头虽小，相信份重不轻。

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，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。然而，短短人生，包罗万象，其善其美，何止兴衰胜败！文学的存世与流传，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，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，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。人非草木，却如同草木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一，生命不能永恒，却绝对永恒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二。文学根本理由是，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，在神与鬼、灵与欲、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，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。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怂哥儿的红领带	/ 3
农民毛耕的一天	/ 13
二道围子	/ 22
母亲湖	/ 32
万斤苕	/ 41
东天一朵云	/ 52
酒姐儿	/ 63
一枝梅	/ 73
铜镜	/ 83
国道边的人家	/ 92
藤溪的两个老师	/ 102
永远的树	/ 111
书道	/ 122
单元楼里的最后一对夫妻	/ 133
空寂	/ 144
小说	/ 152
没有绿色的太阳	/ 164
星期五起飞	/ 172
他有什么病	/ 183
错位	/ 192
清明雨纷纷	/ 201
黄昏槐	/ 209
1994 年的标底	/ 219

中篇小说

向阳湖	/ 233
巫山之云	/ 273
诗人谷子	/ 294
金手镯	/ 321
河沙场	/ 342
回家过年	/ 366
河东河西	/ 386
远逝的窑场	/ 410
远湖	/ 439
包工头余从众之死	/ 472

附 录

刘益善创作年表（1972—2014）	/ 50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短篇小说

怂哥儿的红领带

临河湾傍小金河，西去县城五十里，北去省城一百二十里。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，湾里没出过名人。一茬茬的孩子读书，读得最高的是县师范，毕业出来教小学。一伙伙年轻人去当兵，当得最大的是班长，临了复员当农民。老辈人说，这是小金河从湾子边擦过后，又在湾子前拐了个曲尺弯，把湾子的风水斩断了。没名人也没啥，大家照旧种田吃饭，娶妻生子，几十年都这么过了。

时间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，忽一日，名人出。临河湾到县城办事的人回来说：啊呀呀，县文化馆门前的玻璃橱窗里，挂着他尺多长的彩色相片哩，穿西装，颈子上还吊个红带带，临河湾出名人了。不久，县广播站的有线广播也播起他的名字。老辈人说，是不是断了的风水又续上了？但出名也不该出在他身上呀，湾子里有的是比他聪明的人，他是个信怂的哥儿哩。

他叫王松哥。在他会唱儿歌的年龄，他成天唱着：“一个伢的爹，拉包车，拉到汉阳门，碰到坏人”和“你忙我也忙，牛粪煮鱼肠，你吃三大碗，我一点也不尝。”这类儿歌中有一支是“吃饭像水桶，做事信人怂”，他唱得特别带劲，一边唱，一边用两手提着裤子，使劲地吸着快要流到嘴里的鼻涕。

唱归唱，但并不明白所唱的意思，孩子们都是这样。“做事信人怂”，“怂”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懂，但大人们懂。“怂”带有怂恿、挑动、鼓励的含义，其中还藏有对被怂的人的一种戏弄。

临河湾的人夏秋时节吃饭，都聚在河边的苦楝树下，一人端只大海碗，饭面上盖满青菜酸萝卜，甚至还有几片煎鸡蛋。他家的饭总比别人家的晚，他在河边玩，望着别人吃饭，就吧嗒起嘴巴吞涎水。有人叫他：

“松哥儿，叫我一声爹，我给你酸萝卜吃！”

他喊了一声“爹”，得到一片酸萝卜，在嘴里嚼得嘣脆响。那人又说：“再喊一声，跳起来喊！”

他跳起来，大喊一声：“爹！”又得到一片酸萝卜。

又有人说：“松哥儿，我碗里有煎鸡蛋，你沿这河滩滚一圈，我给你一块吃！”

他就沿着河滩滚一圈，得到一块煎鸡蛋。他浑身都是泥巴了，脸上糊成个大花脸。

确切说，大人们戏弄小松哥儿，就是“怂”。

他自小就心眼实，信人怂。得到夸奖鼓励，他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，欢喜得很。据说，一个人的性格，在六七岁时就已形成，这种说法是否有普遍意义，不得知。但这个说法对松哥儿却很准确。他从小信人怂，长大了也信人怂。

那年，他混了个初中毕业，学校不上课，就回湾里做事，抵半个劳力。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几个半劳力孩子打了条狗，用口大锅炖熟，再弄了几斤白酒，围在一起打牙祭。有他在，就有人要怂他。大柱儿说：

“松哥儿，我们比喝酒，一口一杯，谁不喝谁是龟儿子！”

“你们能喝，我就能喝！”他嚼着一块狗肉，快活地应道。

大家就一人一杯，吱溜一声见了底。他从来没喝这么多酒，酒到嘴里，辣得他只皱眉头。大伙都喝，他能不喝吗？他可从来不当龟儿子。他不知道别人喝的是白开水，只知道自己头晕心跳，浑身如腾云驾雾，胃里翻搅得支持不住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抽起筋来。大柱儿几个吓傻了，本想玩笑一番，却要弄出人命来。几个人赶忙弄了个竹床，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。他在卫生院里吐呀吐呀，狗肉吐出来了，酒吐出来了，最后竟吐出了乌血坨子。别人在家高高兴兴过年，他却在医院里受了几天罪。

他信人怂的故事是很多的。半夜跑到乱坟岗子上捡骷髅壳，上水库工地，一顿吃二斤肥肉一斤半米饭，等等，都是别人一怂，他就干。爹骂他是个实心苕（苕即傻），娘心疼儿子，教他：不要轻信别人的话，要自己动脑筋，想想哪事能做哪事不能做。都没用，他听不得几句怂话。

他小名叫松哥儿，湾里人都喊他怂哥儿，他答应得挺畅快。也难怪，松和怂两个字的音差不多，连他娘喊他松哥儿，在别人听来，也是怂哥儿。他是个“怂”货。

怂货自有怂货福。老实人终究不吃亏，那可不一定。他老实、信怂，意识中总想当一种受人注意的角色。吃了无数次的亏，也不吸取教训。不过，说实话，他也从受怂中得到过不少好处。比如说他是临河湾三十多年第一个出名的人，系着红领带上了县文化馆的橱窗。再比如说，他娶了个贤惠媳妇，都是受怂的结果。先说说他是怎么捡个媳妇的事。

乡间男女的比例似乎总是男多女少，要不哪有那么多找不到媳妇的小伙子，而绝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呢？他成了生产队的全劳力时，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。他爹他娘四处给他张罗，姑娘家看他的人才，身长个大的，长得不丑，都会同

意。可人家打听到他有信怂的毛病，就黄了。有个嘴损的姑娘说：“嫁他呀，说不定哪天他信怂，把媳妇捉去卖了！”

东不成西不就，爹娘着急，他不在乎。一晃就三十岁了，已到光棍汉的门口。他快快活活地过生活，仍然受怂，赌吃赌力赌胆大，大家赞扬他，他就在赞扬声里自得其乐，从不掂量一下这些赞扬有几分是真的。

离临河湾五里路远，有个村子叫三家店，三家店有个小寡妇叫桃香。桃香结婚不久，丈夫在一场急病中死去。桃香守了一年寡，寻思着再嫁人，要嫁个身体好的，免得又得病死了。

那天晚上，三家店放电影。桃香早早吃过饭，收拾一番，换上整齐的衣褂，扛条长凳，到放电影的稻场上占位子。

乡村文娱活动差，哪村放场电影，四乡八井的人，走上三里五里的赶来看。他和湾里的大柱儿、四蛋、木水几个人，赶到三家店看电影。电影还没开始，稻场已挤满了人。他们一伙正好站在桃香后面，你搭我的肩，我杵你的腰嘻嘻哈哈地闹着。桃香守着长板凳，空出一截，是留给和她相好的小姐妹桂桂的，桂桂到现在还没来。

大柱儿瞄了桃香一眼，脸模子还端正，年纪也不大。大柱儿心里一动，鬼点子来了，就附在他耳根子说：

“怂哥儿，前面那个女的看到了吗，模样还周正吧！”

他朝前瞄了瞄，答：“嗯，还周正。”

“你看她一个人坐条板凳，还空那么大一截，你敢去陪她坐坐吗？”

要是在往日，大柱这一怂，他早就上去了。可今天他不敢，这么多人，又是年轻女人，不认识，怎么行呢，他犹豫着。

“怂哥儿真他妈的草包，还英雄好汉呢，兔子胆量都没得！”大柱儿几人开始装怂药了。

“真是，我们平时还蛮佩服怂哥的，今天怎么了，怕起来了！”

“我谅怂哥儿就不敢，看他个缩头乌龟样！”

血在朝他脸上涌，不敢去，他怂哥儿胆小，真丢人。去坐坐，她的凳子本来就空着嘛。这时，放映机旁的灯泡熄灭了，银幕上投了光。电影马上开始，大家静下来，瞪着银幕，生怕漏掉一个镜头。桂桂肯定不来了，桃香旁边的座位还空着。

他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嘴里咕嘟了声：“娘的。”挤到桃香旁边，一屁股坐在空板凳上。

影片放完一卷胶带，放映机旁的灯亮了：换片。稻场上的人嗡嗡起来。桃香

扭过头，见身边坐了个小伙子，粗眉大眼，长得壮实，朝她憨憨一笑。桃香心里一热，也笑了笑，问：

“哪个湾里的？”

“临河湾的！”他见桃香没赶他走，还主动和他说话，心里很高兴。叫那帮家伙瞧瞧，我怂哥儿是什么角色？坐板凳算什么，还说话哩！

大柱儿一伙看到怂哥儿真的坐到那女的旁边，起哄起来：“怂哥儿，坐得蛮舒服吧！”

他朝桃香笑笑，转过头大声回答：“嗯，比你们站着要舒服得多哩！”

这桃香是结过婚的人，见身边的小伙子老实样，就搭起话来。他们谈着电影里的情节，问起两个村里各自的熟人，生疏感很快就没有了。大柱儿喊怂哥儿，桃香听到，问他。

“你就是那个一顿吃两斤肥肉的怂哥儿？”

他脸红起来，嗫嚅着：“那是打赌玩，我吃下后，第二天一天都没吃东西。”

桃香咯咯笑起来，说：“你这人真憨，怎么能赌吃呢？把胃胀坏了，可不好呢！”

电影又开始了，人们重新安静下来。他存心想问问桃香的名字，可一直到电影放完，还没敢问出嘴。

在回村的路上，他又得意了，大有英雄凯旋之状。当夜，他睡了个好觉。

两天后，三家店有个叫桂桂的姑娘找到他，他听了桂桂一番话，怀疑是做梦，连连掐自己的手，手痛，他才信是真的。他连连答应：“好，好。我哪有不同意的？就怕桃香看不上我，我有个信怂的病！”

桂桂笑得咯咯的，像桃香一样的笑声。“你知道自个的毛病就改嘛，桃香姐可是个好人啦，不许你欺侮她！”

就这样，他不费吹灰之力，捡得个贤惠媳妇。桃香里外一把手，孝敬公婆，体贴丈夫，一年后，生了个胖儿子。他爹娘喜得合不拢嘴，买了挂大鞭，放得噼噼啪啪响！

大柱儿上门讨赏，“那天看电影，要不是我怂，你哪能有这俏媳妇和胖儿子？你还没谢媒呢！”

他拱手称是，把大柱和其他几个伙伴拉进屋，喝了个云天雾地。

屋里有媳妇，手上抱儿子，他似乎有些长进了。桃香开展了枕边教育：“你就不会克制下么？人家怂人，不管是夸赞，还是激你，你就像没听见一样。想要别人注意你，就是想表现自己，你就不能不表现么？”说得他连连称是。

但是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
实行责任制后，家家日子过得红火。他家劳力多，一家子勤扒苦做，把个土地盘得种啥收啥。这一带产水稻，靠种田很难有万元户。他家收入是湾里最高的，秋收下来，账一算，能有个千儿八百的纯收入。广播里见天喊万元户，宣传以副养农，临河湾的年轻人听得心痒痒的。为什么不能搞点副业，做个生意的，赚他个万元户呢！但做生意要本钱，要本事，弄不好，钱赔进去一叠，还让别人笑话，所以一般都怕担风险，不敢去探路子。几个年轻人找到他，施展浑身的解数，要他上钩。

“哎，怂哥儿，你有几多苕！屋里有那么多钱，留着屁用？不如拿出来做本钱跑生意，能赚一大笔钱。比我们撅着屁股做一年，不强多了？”

他没有出声，不理他们。

“怂哥儿，真他妈的窝囊，守着媳妇不出门，有么本事？我是少本钱，有本钱我就跑两趟省城，把结巴爷爷的手扶租下来。隔两天我就去借钱，男子汉不干点事业还行？”四蛋气鼓鼓地嚷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怂哥儿是糊不上墙的牛屎。唉，我们临河湾的风水真的被断了，出不了个万元户的！”

“怂哥儿，你们家有本钱，干吧，我们支持你，一定错不了。”大柱儿说得诚恳极了。

怂药填满了，他不由自主起来，真的可以试试！可是，爹娘和桃香肯定不会答应的，他面有难色。

大柱儿见时机已到，凑到他跟前：“你怕你爹娘和媳妇反对吧？不要紧，我们这样……”大柱儿与他咬起了耳朵。

“那贩什么东西好呢？”他嘟囔着说。

“贩鱼，到鲁湖去买几百斤，用手扶送到省城，准卖大价钱。我陪你跑一趟，赚了钱不要你的！”大柱儿把胸一拍。

“行，就这样试它一烙铁！”他激动起来。

一切按计划行事，他和大柱儿贩了五百斤鲤鱼，用结巴爷爷的手扶送到省城。鲁湖的鲤鱼，齐刷，肉厚，一条条红尾巴，两斤一条，不多不少。鱼到集贸市场后，被鱼贩子们一抢而空。来回两天，除去付给结巴爷爷的手扶运输费外，净赚一百八十块。他拿出三十块给大柱儿，大柱儿死活不要，他又非给不可。最后大柱儿只好收了，拿去买了酒肉，请临河湾的年轻人打了一回牙祭。

他贩鱼赚了钱，一下子在临河湾传开了。人们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他，嘿，别看这家伙心眼实，信人怂，但肚里的水还是清亮的咧！这不，两天一趟，赚了一两百块呢！照这样下去，一年能赚多少？临河湾要出万元户了。

这头回贩鱼的本钱，是大柱儿给他出的主意，背着他爹娘和媳妇，从信用社取出他家的存款。好在赚了钱，他爹也没说他，桃香在枕边还夸了他几句，把他乐得颠颠的。

他尝到了甜头，就干脆和大柱儿合伙，把结巴爷爷的手扶包下来，去跑省城做生意。他和大柱儿谈定，赚的钱三七分成，赔了钱不与大柱儿相干。大柱儿没有本，能每趟赚个几十块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他们来往于省城，个把月，他赚了千把块了。

那天，结巴爷爷的车从省城开回来，一下子吸引了临河湾的人。车斗里，他坐在一把木椅子上，身上竟穿了一套米黄色的西装，颈上吊着根红带带。大伙儿围着他看，像看一个外国人样。他很有些不好意思，也很有些自豪。他觉得领带系得紧了，颈子上不舒服，想解下来。

大柱儿连忙拦住：“不能解，不能解，系着蛮好，精神得很。要有这个气魄和雄心，我们还要做大事业。这西服领带算个么事，城里人能穿，我们乡下人也能穿。看你手上还有鱼鳞咧，不要把领带弄脏了。”大柱儿转过身，对着看稀奇的人说：

“乡亲们，怂哥儿要成为我们临河湾的第一个万元户，他是农民企业家，所以要穿西装系领带！企业家们都是要穿西装系领带的，今后，我们都发财了，都穿西装系领带！”

有人问：“这衣裳只两个扣子，颈子上吊个红带带，怎样插田割谷？这玩意怕不是我们乡里人用的吧？”

大柱儿理直气壮地答道：“乡里人怎么不能用？乡里人还不是人！怂哥儿就带头用起来了嘛！”

晚上，枕头边，桃香谨慎地说：“看你买这红带子有啥用，吊在颈上，丑不丑？丢人现眼的！”

他说：“是大柱儿要我买的，他说我当农民企业家，非要这玩意不可！”

“那他自个为什么不买根吊在颈上呢？”

“他说我是老板，他是工作人员，应该我系他不能系！”

“屁，什么老板，不就赚了几个钱么？闹得四邻都晓得，你的怂病又犯了！”

临河湾有个万元户啦，贩鱼赚了大钱呢！他穿西装，颈上系着根红领带，皮鞋走路咯咯响。听说那领带是从外国人那里买的，要值一百多块钱咧！四乡八井传开了他的故事，越传越神，越传越远。有的人说他家的票子用提包装，有人从好远跑到临河湾，来看他的红领带。这时，他躲也躲不脱，只好让人看个够。来人看他那憨憨的样子，说，人真是不可貌相哟！

事情也巧，刚好县文化馆有个搞摄影的，来到乡下，听说临河湾有个农民企业家，穿西装系领带。这位同志灵机一动，这真是个体现时代精神的好题材。这位摄影师急急赶到临河湾，找到了他。他被摄影师摆弄了半天，终于拍好了照片：一片绿色的田野里，他站在田埂上，穿着米黄色西装，系着红领带，笑眯眯的。

不几天，他的照片被放大，放在文化馆门前的玻璃橱窗里。湾里人从县城回来，他在玻璃橱窗里可威风哩！临河湾出了他这个名人了。他抽了一天空闲时间，特地赶到县城。他看到自己的照片，憨憨地笑了，还真像回事呢！

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。人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，也有败走麦城的光阴。等到他的名字在四方传开，照片在县城悬挂后，他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。省城市场上的鱼越来越多，加上别人从他那里得到经验，也纷纷贩起鱼来。鲁湖的渔民见贩鱼的多起来，批发价也抬高了。他和大柱儿赚的钱越来越少，最后连付手扶的运输费都不够了，这生意怎能再做下去？！这贩买贩卖，重在一个信息，还要不断地变换品种。临河湾的村民忠厚老实，根本不会做生意。他和大柱儿不过是凭运气赚了点钱，在市场竞争上，他们根本不是对手。

他收了兵，不干了。桃香说：“在家老实种田吧，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呢！”

他想老实安静地种田，可别人却不让他安静。找他取经的，来看他的红领带的人不少。其中有乡区干部，人家来了，夸赞他，找他聊天，不能做活不说，还要赔上酒饭。他爹有点气鼓鼓的，他娘和桃香就忙进忙出招待客人。

一天，他在田里扯秧草，原来的生产队长，现在称做村民小组长的王剩儿，带着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找到田边。王剩儿喊：“怂哥儿，快起来，有客人来了！”

他停了活路，赶忙洗了手，爬上田埂，朝来人憨厚地一笑。王剩儿指着 he 向来人介绍道：

“张主任，这是万元户王松哥！”

戴眼镜的那人连忙上前和他握手，热情地说：“啊，是松哥同志呀，久仰久仰，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拜访的呀！”

四人一起回到家里，他忙着递烟倒茶。张主任说：“松哥同志，我是县教委会的。县里最近准备办个聋哑人学校，但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，我们准备搞办公民助，在社会上寻求赞助。松哥同志的照片在县城里挂着呢，是全县有名的专业户，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资助呢？”

王剩儿在一旁把他拿出来待客的好烟大抽特抽，这时忙插嘴：

“这是好事，怂哥儿不要推辞哟，张主任特地和李同志来一趟，不容易哩！”

陪着张主任来的那个李同志朝他点点头。

他憨憨笑着，心想，这办聋哑人学校也是好事。他搓搓手说：“我给五百块吧！”

张主任李同志拿着现款走了，脸上并无高兴的神色。王剩儿起身，顺手把一包没抽完的烟揣在怀里，边走边说：“伙计，是不是给少了啊！”

“还少了，我跑了个把月的生意，赚的钱去了一半啦！”他忙辩解。

“嘿嘿，别打埋伏了，你赚了这个数。”王剩儿伸手张开了五个指头摆了摆，走了。他不知王剩儿那五个指头摆了摆，到底是多少？

他给聋哑人学校赞助五百块钱的事，王剩儿给他在村里广为传播。木水听了，悄悄写了篇广播稿，寄给了县广播站，广播站给木水寄了两块稿费，不几天就向全县广播了。他的名字上了广播，这了不得咧，大柱儿、四蛋等一帮伙伴祝贺他，使他心里甜滋滋的。

隔了几天，村民小组长王剩儿又找他，动员他认购国库券。王剩儿说：“这认购国库券，是大好事哩，我们村分了一千块的任务，你就认了五百块吧！这钱将来国家要还你的，还有利息，帮你存钱！”

他想想，觉得王剩儿说得在理，就认了五百块。木水上次写稿受到鼓励，这次又写了一篇《穿西装系领带的农民，认购国库券五百元》。这次的稿子比上次长些，木水得了三块钱的稿费。稿子广播了，临河湾的人又骄傲了一番：这是临河湾的光荣呢！

又过了几天，他收到一个大大的牛皮信封，里面有一封信与一张表格。信上说，正在编写的一部《中国乡村企业家专业户名人大辞典》，邀请他参加。参加者，请汇款五百元，填好表格，寄省城某杂志编辑部，就可在辞典中占五百字的篇幅。他拿着表格研究了半天，就去找大柱儿商量。大柱儿高兴地说：

“这是大好事呢！名人辞典啦，全国各地都晓得你，子孙后代都知道你。干，忒哥儿，好机会哩！”

“我没钱啦，赚了千把块钱，早没有了，给了聋哑人学校，买了国库券，哪还有五百块！”

“哎，我赚的几百块钱给我弟弟拿走了，他要结婚，去办嫁妆哩，要不我还可以帮凑几个。”

“嗯，还是找你爹去，先把你家存在信用社的钱借五百！”大柱儿想了想，给他出了个主意。

他去找爹，因为上次他和大柱儿私自从信用社取款做本钱后，他爹就和信用社说好了，没有他爹的印鉴，谁也不能取他家的钱。

他爹听了原委，把他臭骂了一顿：“你个苕狗日的东西，三十大几的人了，